

爱在深秋，赤心相逢已恨晚，

北风呼啸，热在肺腑缘薄凉。

她自问：该忠于世俗内的婚姻，抑或世俗外的真情？

柏一长篇小说

北 赤 缘

荣获首届双福全国长篇小说优胜奖

真情长篇

北 赤 缘

柏一著

北赤缘

柏一长篇小说

作 者 / 柏一

责任编辑 / 叶玉佩

封面设计 / 林宝宝

赞助摄影 / De Lourve Wedding Gallery Sdn Bhd

首席专业摄影师李冠隆 Jenas Lee

P1, Batu 4 1/2, Jalan Ipoh,

51200 Kuala Lumpur.

电话: 03-62521618 传真: 03-62521620

出 版 人 / 周韵生

出 版 / 台北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43A-1-6 & 43A-1-7, Jalan 3/48A, Sentul Perdana,

Bandar Baru Sentul, 51000, Kuala Lumpur.

印 刷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56, 1st Floor, Jalan Radin Anum 1,

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印 数 / 0,001- 1,000

第 1 版 / 2005 年 10 月 1 日

定 价 / 马币 25.00

Boyi

Bei chi yuan: Boyi length novel

北赤缘: 柏一长篇小说 / 柏一著

ISBN 983-187-133-2

1. Chinese novel-Malaysia

2. Malaysia literature (Chinese)

序

■ 戴小华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会长

柏一爱说故事，也会说故事，尤其擅长说现代男女的情爱故事。

《北赤缘》说的就是一位马来西亚女编剧尤加南和中国儒商陆海阁所发生的一段婚外恋的故事。

自199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解除民间与中国自由往来的禁令后，两国人民经由探亲、旅游、经商接触日繁，在同是中华民族情感作用之下，两国异性相吸的情况也日益增加。其中，有的是真挚的爱情，因而谱出了美好的异国姻缘；有的则是荒谬的恋情，结果，造成了许多婚姻的悲剧。

柏一以她慧黠的观察力与过人的心思，以此作为创作题材，从生活出发，细腻地描述了一位现代已婚职业妇女——尤加南，她在中国碰到一位令她动情又动心的陆海阁时，既无法把持自己的情欲，却又深陷于封建传统的窠臼中，令自己在爱情与礼教的矛盾和冲突里备受煎熬。

尤加南所以不幸，乃在于她追求的是更高品质的婚姻生活与更合于理想层次的爱情，因而她虽有位对她百般呵护的丈夫，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直到陆海阁的出现，她那

久藏灵魂深处，一直想得到狂热又炽烈异性爱怜的强烈渴望终于被唤醒了！

然而，尤加南始终无法挣脱礼教的网罗，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欲行又止。即便会说故事的柏一，在许多情节的叙述中，让人感到也是仍受困于封建传统，有着欲言又止的顾虑。

尽管有此缺憾，对有着浪漫情怀的读者，《北赤缘》仍是深具诱惑的故事。

自序

■ 柏一

际此第 14 本专著——长篇小说《北赤缘》出版，我仿佛无从下笔自序。说好听是平常心，说难听是麻木心，兜兜转转在脑际的始终只有这 6 字：一切不过如是。

一切不过如是，看来也不仅出版，凡事都不过如是吧！稍有点新鲜感的，是我终于在国内出版长篇了，或可免了一些读者朋友问：“你有写长篇么？”以及“为何你的几部长篇，我们都买不到？”的疑惑。

无从自序仍须自序，因总得感恩知遇，也感恩我手尚能写我情和我心的一段过程。

《北赤缘》曾获首届福联全国长篇小说优胜奖，由《风采》期刊和《澳门日报》分别连载；今蒙台北有限公司赞助出版，戴小华盛情为序；周韵生、周百彝与郑云生祝贺，叶玉佩责编和林宝宝设计封面，加上多位与本书相系的有缘人，以及开卷的你，种种机缘皆为知遇，因知遇而构成一个圆。

因此，一切虽不过如是，一切却已然圆满。这便是人生和文学，给予我们最美好的赠礼。

既圆满而美好，便得再说一声：谢谢！

也特别为《北赤缘》的马中缘份作出一个美丽的安排，让它出版于 10 月 1 日中国国庆。

其它的也就不多说了，把所有心情感觉交予《北赤缘》字里行间；把所有浪漫温柔溶于女主角之嗟叹情怀：

爱在深秋，赤心相逢已恨晚，

北风呼啸，热在肺腑缘薄凉。

云淡风轻，北赤缘静息于漫漫宇宙悠悠光年……

罢矣，北赤缘……

目录

序	/ 戴小华	v
自序	/ 柏一	vii
第1章	飘洋过海来看你	1
第2章	坠入等待的深渊	10
第3章	月光抚慰相思苦	19
第4章	婚姻似烟恩爱难	28
第5章	树林内失魂狂奔	36
第6章	异国孽恋花盛开	46
第7章	童言刺心情难堪	56
第8章	犷男攻势冷拒绝	70
第9章	潇洒勇挫挑战者	75
第10章	心灵交融之一夜	84
第11章	无言承诺镶金环	94
第12章	一语尽毁鸳鸯欢	105
第13章	娇脆玉人惹爱怜	115
第14章	无情信笺递嘲弄	125
第15章	凡心染尘难清幽	136

第 16 章 爱巢失守抵家门	145
第 17 章 始终难明女人心	155
第 18 章 十年恩情一夜丧	164
第 19 章 生命严冬相逢时	173
第 20 章 真爱不幸遭诅咒	182
第 21 章 笑浪滚滚了情缘	191
第 22 章 虚妄感情盼重现	201
第 23 章 云淡风轻北赤缘	207
附录 / 柏一《孤之行》推介礼	215

1. 飘洋过海来看你

没有丈夫的陪伴，尤加南随团飞往北京。此行是受百合社力邀，负责编制兼精述一项歌舞表演交流的慈善工作。在她投身于正气与公义的同时，却暗下以整颗心紧拥着社会教条不允许她去爱的男人；几经内心的煎熬，方下榻饭店，她即控制不住心念，按下陆海阁的手机号码……

客机徐徐升空，尤加南独自坐在末端位置，脸容是一贯的平静。这趟随团首度北飞，往祖父的祖国前进，心情无疑有点异样，却没有丝毫的惊惶，对这陌生的方向——也许因着那儿有她熟悉的、想念的人，那个与她相处未及六小时的他。

加南胸房暖洋洋地，填塞着的全是他充满感情的期待。他盼望她进入他的国度，真诚而热切。凡是罕有的都必然更可贵，她的到来，她肯定让他倍加珍惜。

而她往北之旅却比他南下赤道轻易得多。他的国家使他失去了渴望与他心中的女人见面的自由。

也许自由这回事，在等待中逐渐来临，但是时间的折腾，使等待的人好苦。

当想到他将乍见之她喜悦，她那怔怔地、无意识地瞥向机窗外看云海的恬宁双眸就不禁泛光，同时傻呼呼地，嘴角绽放出一朵奇奇怪怪的既羞还喜的笑靥。

他的感觉完全控制了她。从那日初相识，至这一刻，她都不由浸浴于想像和体会他到底怎么想、有着什么样感受的心灵活动之中。

而她的直觉告诉她，他也有着同样的心灵活动，且比她的更为频繁，时时刻刻在激荡。

没错，这是一趟爱之旅，双轨爱之旅。从一开始，她已情难自禁，带着可怜的犯罪倾向，在茫然的挣揣中，憧憬和向往此段婚外缘——北方淌流至赤道的爱，赤道回归北方之情。

犯罪感是一种自我酷刑，也是历年来社会教条逼使人们接受的扭曲心态。而事实上作为一缕追崇自然的性灵，加南深信真情无罪。她不认为一纸婚书即能堵制所有发自肺腑的

感觉。人人都只在自欺，也欺人，以为当一颗心不能让脑袋管住的时候，就可把它交给一些纸墨间的规条，可教它屈服于世俗冷峭的目光。

事实上脑袋受了太多外来的影响，它已不完全隶属个人；而心灵却时常依然故我发出一些真纯的声音，她的看法是请勿逼它变成哑巴。

所以尤加南坚认真情无罪，作为一个提供精神导引的音乐教师，作为一个嘲弄现实也为现实解嘲的业馀编导，并且作为一个不妥协于“人道”的人，以及作为她剖白的——一缕追崇自由与自然的性灵。

在飘浮的、不受任何羁绊的云头上，她决定勇敢地挑战身上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枷锁，而顺应自然寻求舒适的空间，去安顿因自囚而颓丧憔悴的一颗心。

爱是自由的！

可是呵，她想她已失去了为它奉献身体的权力。

女人的勇气有限，所以依然有着百般无奈的，肯定引起爱神耻笑的矛盾。

她想她不会得到神的祝福——神不会支持一个对爱仍有着点滴迟疑的俗人。

空姐趋前，问：“女士，你要咖啡或红茶？”

“请给我一杯清水。”加南答。

她只能要求这种除了清淡还是清淡的习惯性口味，一如多年来的婚姻生活。她已忘记了添点苦或加点甜的感觉，由舌尖之麻木至驱体之僵寒——爱神果然早已遗弃她。她想她确然是爱神所不屑的，对爱无能索求，对性无力讨取的失败者。

情欲在她的懦弱下渐离渐远，唯有自我囚禁后又自我释

怀，改弦易辙由渴望着的灵欲交融转航纯精神意境，美其名更上层楼追随放下肉体的崇高圣灵，实则滑坠深渊，觉得身陷黑暗无望之樊牢。

性，是尤加南年轻婚姻里的罕事。“所以，请别质疑我是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希冀你能理解，我只不过是欠缺了身为正常雌性应有的机会和权利。”她喃喃。

爱，真有自由可言吗？

空姐又趋前，展甜笑，“女士，再来杯红酒或白酒如何？”

“不要。”她摇首，遂自察无礼，机械化道：“谢谢。”

加南的确厌烦空姐极度客套的服务形式，这扰乱着她的思绪——她的他正迅速在心中油升：高挺鼻梁、深邃双眸、盛载着无限爱意的丰润唇瓣。

加南相信午后抵京下机，第一个眼神即便与他接触。三天前及时收到他的回函，语调轻轻，情浓却如墨：

“小南，我无论如何要来看你……

非常想念你的——海阁”

“陆海阁，我的他。”加南心中既苦还甜。

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就如他的艺术思潮不着现实边际。他的姓名包含陆与海，却没有一方辽原使他缓步停驻；也没有一片汪洋令他畅泳长留。他属人马座，他需要的、拥有的是整个天域，有时白浩浩地尊贵；有时花斑斑地俗丽，都同样诱人遐思，舒酥徜徉，醺醺沉醉。

她不唤他……阁，她爱唤他……海。事缘她久处涸渊，急盼海浪眷惜。

加南脸上的笑靥愈加灿烂。

空姐却再三骚扰，婀娜移近，递给她香热毛巾，可不知那冷冽表情下的心焰已燃至通红，她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桶当头倾浇的冰水。

现实的冷与她内心的热正在严酷交战。

也许女人的勇敢在某撮人口中是可恶的自作贱。她知道今次与海阁的重逢必像火柴经点燃后再抛向已扭开的煤气炉，后果显而易见，天崩地裂爆炸，熊熊烈烈焚身……

女人不能佯无知，亦无从天真自瞞。

或者不断在心底回旋的已是“我愿意”三字，但悲戚的她仍然无法挣脱礼教网罗，得尽最后一分努力思虑出一个抗拒男人的方法。她甚至喃喃低吟佛号，恳请素向无条件赐予众生源源力量的佛祖，让她镇静且冷漠地对海阁的真情能够无动于衷。

飞机在她来不及作好思想及行动准备的刹那已降落。她只好继续罩上淡凉面具，希望它可以作为最好的护障，隔绝她与海阁的异缘……有一个最不美丽的再开始——自那澳洲城镇的短暂相爱以至分手以后的未了情。

但这个开始并未开始，她在舱内的心理挣扎亦徒然。海阁并没有出现在机场。

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失望，尤加南过关卡、入境、领行李、往饭店。

她的神情由佯装的漠然转为佯装的热情，且必须暂时放下心中的男人，而去适应全然陌生的环境，同时周旋于一大堆的新面孔之中。

加南跟随的，是一个八十人的大队伍，由东南亚百合慈善机构廿名义工带领来自各国，经精挑细选的六十名残障小精英赴华歌舞表演交流。

加南受百合社力邀，肩负全程编制兼精述录影专辑的责任。这是一个多么神圣且意义深长的工作——任何有良知的艺术工作者都会感到自豪且雀跃。

但她曾经拒绝，因怕见到海阁。

她最终接受，因想见到海阁。

应酬访谈，于她而言实是苦差。她取向的是情，但不是虚假的人情，而是原始的，没有附带丁点条件、代价，不受一切观念所左右的真性情。

海阁有它，她晓得；她也有它，她自知。这就是两心深深互相吸引，跨越时间和空间而情意互通之基因。

加南不敢怀疑慈善义工们的诚意，可却老不耐烦于泛滥的温情而暗下纳罕。

“也许错在我，一个对人性总是不肯百分之百信任，甚至不肯百分之一信任的编剧。”她常暗忖她的笔下人物千变万化，只因有着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依循。人性点缀着万花筒世间，彼此辉映彼此，人生多姿由于万象够复杂，万象复杂因要满足人性，人性复杂为适应万象……良性巡礼也好，恶性循环也罢，有完没完的生命如是掠过了一世纪又一世纪。

海阁确实没来接机，她一厢情愿地想当然耳他会出现，还好希望泡了汤，倒可心无旁骛、略为空虚地专注于旅途工作。

可是才下榻银枝饭店，整顿好行李，加南已控制不住心念，逼切地买了两张可接通世界每一角落的电话卡。首张，她用以致电回家，三分钟内告诉丈夫经已安全抵步。

塞入次张，尤加南即按了男人的手机号码。回应的是一把陌生嗓门，比预料中的低沉声调略高，她不禁微诧，嚷嚷：

“喂，我找陆海阁。”

“我是，哪位？”“请你唤海阁听电话。”她小心翼翼。

“我真的是海阁。”他颇显焦急。

“但声音不一样。”她是指与一年前比较。她其实真有点儿自惭鬼祟，言行谨慎，为的只是确保没有第三者晓得她与他通话。

“可能通过手机，腔调稍变，而且路途遥远，话说得不清晰……”他设法令她相信并安心，“我现在在广州，与客户洽商一宗生意。”

他八成已猜到她是谁了，但同样小心翼翼，没急着喊出名字。

打从这充满爱的期待的声音开始，他俩都知道事情正在发生、必然发展，因而不约而同，为顾全日后一段甜苦交融的关系而先作出维护与保卫的努力。

加南吁息，“海阁，你的声音的确不像你。”然后深吸一口气，“我是加南，我已来了！”

“哦……加南！你已人在北京。”

“是。”她不懂该说什么，以表示已然接收到他胸中澎湃的感情，毫不炫夸也不愿掩饰的心头感喟。两年未见、两年见不了面的惆怅与此时的欣喜，混搅成一团暖得不得了的气息，透过话筒向她吹呵。

“加南，我一定飞过来，我本来已来，但真的走不开，你等我，两日后，我签约后，无论如何我来！”他挺紧张的，似乎在解释，更似乎在命令，命令她必须等，不许生气。

爱的命令，带着焦虑的霸道。

加南喜欢一个能够在深爱女人的同时也可尊重事业的男人，她相信在两者之间，海阁得以作出妥善分配。

她应诺等他，轻轻挂上听筒。

回房稍憩，压下又得浪费两日时间的沮丧，她匆匆洗罢脸，即前往贵宾厅出席欢迎宴会。

百合社副主席黄汉凡简略报告此团成行的来龙去脉。为达此首创计划，该社竭尽财力人力，兜售公众捐献的旧物筹款，大我精神淋漓发挥。

孩子的笑声与义工的慈容一度驱散加南思念海阁之恍惚。她感到充实而庄严，自觉也是伟大的社会工作者，疾笔编写百般时事，细腻描述万种心情。

可她投身于正气与公义的同时，却暗下以整颗心紧拥着社会教条不允许她去爱的男人。

爱从来容不下解释，所以加南允准了自己的莫名其妙的冲动，以配合爱之纯质，那里头不会夹杂什么值不值得或不需要重新衡量得失的庸俗问题。

黄汉凡致词完毕，坐到她身旁。

她享受着 he 目光里的欣赏，等待着他的赞美。

他果然说出犹如录音带般时常有人播放在她耳畔的话。但属于他的显然生硬而牵强：

“蓝色多恼河绝对与一般河不一样，你的气质则绝对与尤加蓝这动听的名字相衬。”

哎！他是有点压力吧！和心仪的才女面对面交谈。一启口便得打文艺腔，确令人替他难受。

她心暗笑，“黄先生，我的名字其实半点不浪漫，倒颇煞风景，南是东南西北的南，也即悲情戏曲孔雀东南飞的南，与多恼河扯不上关系。”然后乘 he 未恼羞成怒，笑说：“气质真是既奢侈又抽象的东西，我倒是由衷敬佩实实在在体致力行做好事的人。善念，才是重觅人性的根基。”